

# 社会资本对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行为及绩效的影响\*

□ 梁巧 吴闻 刘敏 卢海阳

**内容提要:**本研究构建了合作社社会资本的概念框架,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性和认知性两个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主要指合作社外部的社会关系网络,认知性社会资本包括内部社员之间、社员与管理者之间的信任,以及社员对合作社集体目标和使命的理解。进而以嘉兴、台州两地的147家农民合作社为对象,检验了社会资本对社员参与程度及合作社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社员参与与技术培训的程度受到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合作社绩效受到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农民合作社;社会资本;社员参与程度;合作社绩效

DOI:10.13246/j.cnki.iae.2014.11.011

## 一、研究背景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组织蓬勃发展,学术界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随着认识的深入与法规的出台,讨论焦点逐渐由组织原则、法律地位、政府角色转向产权安排、组织管理、组织效率等方面。合作社的所有权特征以及集体决策机制,使得合作社的管理成本相对较高,和一般的投资者所有企业相比,合作社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内部交易成本上(Valentinov, 2004)。这是由于合作社更加注重所有社员在决策制定和利益分配上的共同参与、交流,因此,人际关系是内部交易的基础。此外,合作社的发展是嵌入于一定的社会结构背景中的(徐旭初, 2005; 李婵娟等, 2013),其组织制度只有与社会结构性要素相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合作社的外部嵌入性主要包括村庄或社区嵌入、其他市场主体嵌入和外部资源供给主体(包括政府、金融机构、社会团体等)嵌入。考虑到合作社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流性和外部嵌入性,社会资本理论是从上述角度进行研究的理想分析工具。

在一般文献中,社会资本大多与合作、人际关系以及信任有关(Beugelsdijk等, 2005)。关于合作社的功能可从国家和区域等宏观层面以及组织层面进行阐述。从宏观层面来说,社会资本能够提高政治和经济绩效,包括改善就业市场、教育、医疗、促进民众的政治参与度等(Putnam, 1993; Uphoff等, 2000; Chloupkova等, 2003)。Putnam(1995)认为社会资本不仅仅是正式制度的补充,而是同等重要的必需条件。从组织层面来看,社会资本有利于组织内和组织间信息的流通、产品的创新、人力资本的提高、合作关系的形成和组织绩效的提高等(Tsai等, 1997; Nahapiet等, 1998)。

正如Valentinov(2004)指出,合作社是一种特殊的、基于社会资本的组织,合作社的资本由所有社员共同享有。因此,社会资本在合作社中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社会资本在合作社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同物质资本(包括资金)在投资者所有企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如同人力资本对于个人的作用。Chloupkova等(2003)甚至将合作社视为社会资本

\* 项目来源: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编号:13JDQY01YB)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LQ14G0300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1333011, 71373063)

的代理人。

在近二十年间,许多合作社从民主性组织向资本导向或是经济导向型的组织转变(Valetinov, 2004; Nilsson 等, 2012),合作社社会资本的减少被视为造成该转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该转变的结果。合作社社会资本流失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合作社规模的日益扩大导致了合作社内部社员间、社员与管理者之间关系的疏远,使得社员对待合作社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第二,合作社管理者的权力趋于扩张与独立,越来越多的合作社采取专业化管理,社员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成为纯粹委托与代理的关系,而不是以往的以信任为纽带连接起来的关系。这种专业化的管理造成了社会资本的减少,同时社会资本的减少又反过来加剧了专业化管理。第三,合作社向资本导向的转变使其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市场收益和组织效率上,因而社区的嵌入性和对当地农户的带动性上会相

对减弱。

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关于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合作社的重要作用被频繁提及,但是关于合作社社会资本的定義和度量仍然不够准确,很多研究将其等同于社会网络,忽略了作为最重要部分的内部社会资本。对于社会资本和一般企业(投资者所有企业)的实证研究相对丰富,但是关于合作社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甚少。另外,对于社会资本对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行为和绩效的影响的研究几乎完全空缺。因此,本研究期望建立社会资本内涵和衡量的框架,并基于问卷调查收集的第一手数据检验社会资本对社员行为及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具体研究问题为:(1)我国农民合作社的社会资本包含哪些内容?(2)社会资本是否对社员参与集体活动有影响?(3)社会资本是否对合作社经济效益有影响?

## 二、理论和假设

该部分首先对社会资本概念和衡量进行界定,进而基于现有理论的梳理,提出四个研究假设。

### (一) 社会资本的內涵及衡量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生产和创造经济效益的三种基础资本(Adler 等, 2002; Granovetter 2005)。物质资本(包括金融资产)是用于增加未来收入流的物质来源;人力资本主要包括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人的知识和技能;社会资本则是对人力资本的合理利用,并用于推动未来的信息流和资金流(Ostrom, 1994)。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是指为实现工具性或情感性的目的,透过社会网络能够动员的资源或能力的总和。类似地,Ports(1995)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体借助于其在社会网络中的身份来调配有限资源的能力。有形资产和人力资本通常由个体所支配,而社会资本虽然利及每个人,却是集体、组织层面的概念(Uphoff 等, 2000)。Putnam(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所有社会网络的价值体现,以及从这些社会网络中萌生出的为每一个体服务的倾向。有些学者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相互信任以及人们如何有效地合作(Chloupkova 等, 2003)。许多证据表明,相信他人的人更愿意参与到合作社的活动当中(Fukuyama,

1995; Putnam, 1993; Tyler 等, 1996)。

社会资本的衡量较为复杂和棘手,到目前为止,仍无法对社会资本进行直接衡量,因而往往对其内容进行分类衡量。Putnam(1993)将社会资本分为网络、规则和信任三方面内容进行测量。网络指的是一个组织的社会关系,其测量相对较为容易,往往用该组织与其他组织或正式制度之间关系的数量和质量来测量,因此很多研究将社会资本近似等同于社会网络进行测量,这是不完全的。规则表明了哪些行为是可接受的、哪些是不可接受的(Lyon, 2000)。而信任是当面临不确定、风险和机会主义时对别人的信任(Misztal, 1996)。Tsai 等(1998)也将社会资本分为三个方面进行测量,即结构性、关系性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分别用外部社会关系、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以及成员对组织集体目标和行动的理解度来衡量。Adler 等(2002)将合作社社会资本分为外部社会资本和内部社会资本,外部社会资本用来衡量组织与外部其他的组织之间关系网络,内部社会资本是合作社存在的基础,包括了组织的规范、制度、社员间的合作以及信任。同样地,Uphoff 等(2000)也将社会资本分为两个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前者

指外部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客观性的特点;后者包括合作社内部的社员信任度和共同目标等,是相对主观性的感受。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关于社会资本的分类或衡量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其采纳的衡量指标都大同小异,因此本研究采取 Uphoff 等(2000)的方法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进行衡量。

## (二) 结构性社会资本与社员参与程度和合作社绩效

外部社会网络是合作社得以在大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能够帮助合作社和其他行为主体建立联系,进而获得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和竞争优势。徐凤江等(2013)认为合作社与各级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科研机构之间的信任、合作及其网络关系构成了合作社的外部社会资本网络。组织外部的社会关系能够强化组织间关系、维系组织间网络、促进组织间信任的产生,并能促进组织间合作和学习,使得组织能够更快地积累知识、提高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进而影响组织绩效。

社员参与是指依法参与合作社的成员个体,通过多种形式参加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活动,其中包含了业务、资本和管理参与三个维度(邵科,2013)。资本参与指的是社员拥有合作社的股份,业务参与包括合作社统一购买投入品、提供技术培训、收购社员产品等,管理参与则指社员参与合作社日常决策事务。合作社良好的外部关系网络能够提升社员的积极性,促进社员参与到合作社活动中来。同时,由于社员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加入到合作社中来,因此处于良好外部关系网络环境中的合作社能够获取社员更大的信心,进而增强社员的凝聚力和参与性。

基于以上的理论依据,我们得到假设 1a: 结构性社会资本与社员参与程度成正相关关系。

外部社会网络对于合作社的发展至关重要,合作社与其他组织间的关系网络是其竞争优势的最主要来源之一(Dyer 等,1998)。首先,合作社与交易对象之间稳定和广泛的社会网络,不仅有利于减少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且能够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其次,网络中信息的流通和信任的存在增加了产品创新和创新的推广(Knack 等,1997; Robison 等,2002; Tsai 等,1998)。此外,基于社会资本的外

部网络有利于新的商机的增加和拓展(Bingen 等,2003)。

由此,我们得到假设 1b: 结构性社会资本与合作社绩效成正相关关系。

## (三) 认知性社会资本与社员参与程度和合作社绩效

在组织的内部社会资本中,信任是结成群体的核心(徐凤江等,2013)。Zucker(1986)指出组织内人际间的信任是基于过程、特征以及制度形成的。成员参与到合作社组织中来,是为了追求个体状态下难以实现的更大利益,因此只有信任和合作才是内部成员稳定合作的基础。组织内部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强化共同目标(Leana 等,1999)、增强组织内部资源和信息的交换及流动并促进创新(Gabbey 等,1998)、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降低员工的流动性(Krackhardt 等,1993),有助于团队合作以及跨部门的合作,共同提高组织绩效。在良好的信任氛围下,人们在交易过程中就会花费更少的代价去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正如 Arrow(1972)所说,在每一次交易中,信任都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在一起工作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成就,而这一切少了社会资本就很难做到(Ostrom,1994; Coleman,1988)。人们共享的社会资本越多,所需要花费的交易成本就越少。进而,信息和资金的流通更加不受阻碍,高的经济效益由此而产生(Granovetter,2005)。在一个缺少信任的组织内,领导者会花费很多的时间防止团队内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因而产品和技术的革新就很难有所进展(Knack 等,1997)。

合作社往往具有两种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因此它是社会资本聚合和发展的载体。Valentinov(2004)认为在合作社的组织架构中社会资本能得到最优的管理。社员越信任彼此,他们就越积极地参加到集体活动中去。合作社中的人际关系对合作社的协调和决策制定有着重要的影响,更好的人际关系能够缓和在协调和决策制定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并节约交易成本。社员与社员、社员与领导者之间的信任度越高,合作社中的交易成本就越低,因而能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仲亮(2013)认为农民对合作社的初始信任以及对于发起者熟人社会的关系信任,是农民加入合作社的重要原因。

根据以上的理论,我们得到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 2a: 认知性社会资本与社员参与集体行动的程度成正相关关系。

假设 2b: 认知性社会资本与合作社绩效成正相关关系。

### 三、方法论

#### (一) 模型的构建及变量的衡量

根据本研究的研究假设,构建模型:

$$B = c_B + \alpha_1 S_{str} + \alpha_2 S_{cog} + \varepsilon$$

$$P = c_P + \beta_1 S_{str} + \beta_2 S_{cog} + \gamma$$

其中,自变量  $S_{str}$  和  $S_{cog}$  代表合作社的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  $B$  和  $P$  分别为社员参与与合作社绩效,  $c_B$  和  $c_P$  为常数项,  $\alpha_i$  和  $\beta_i$  为待估参数,  $\varepsilon$  和  $\gamma$  为随机干扰项。

社会资本的各衡量指标如表 1 所示。由于在合作社组织中,理事长在日常的管理和经营活动中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大多数普通社员只是单纯的按照合作社要求进行生产和提供农产品(Liang 等, 2013),因而以理事长与外部组织和个人的关系粗

略地作为结构性社会资本或外部社会网络的衡量指标。我们用合作社理事长与生产资料供应商、其他合作社或龙头企业的管理人员、农产品批发商或收购商、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以及合作社联合社或协会的管理人员的关系密切程度,来衡量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并运用五点量表(从“没有往来关系”到“非常密切”)来评估上述的关系密切程度。

认知性社会资本包含了合作社管理层与社员间的相互信任、合作社社员之间的信任,以及社员对合作社组织目标和使命的理解程度(Tsai 等, 1998),因此采用表 1 中第 6~9 的 4 个问题来进行衡量,并使用五点量表对其回答进行评估。

表 1 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

项目	测量指标	选项
结构性社会资本	1: 您和“生产资料供应商”日常来往的密切程度	1: 没有往来关系 2: 不太密切 3: 密切 4: 比较密切 5: 非常密切
	2: 您和“其他合作社或龙头企业的管理人员”日常来往的密切程度	
	3: 您和“农产品批发商或收购商”日常来往的密切程度	
	4: 您和“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日常来往的密切程度	
	5: 您和“合作社联合社或协会的管理人员”日常来往的密切程度	
认知性社会资本	(6) 在您的合作社中,社员对理事长及其他管理者在提供服务和提高收益等方面的信任度如何	1: 完全不信任 2: 不太信任 3: 基本信任 4: 比较信任 5: 非常信任
	(7) 您是否信任社员能够生产和提供质量和数量达标的产品	
	(8) 您认为社员之间的凝聚力和信任度如何	
	(9) 您认为社员是否了解合作社这一组织的目标和使命	

正如前文提到的,社员在合作社中的参与包括业务、资本和管理参与三个方面(邵科, 2012),然而,在中国的农民合作社当中,由于少部分人组成的核心社员占据了支配地位,合作社社员在投资、决策和利益分配等活动中的参与度较小,甚至其参与度并不是社员本身的选择行为,而是理事长及其核心社员制度设计的结果(Liang 等, 2013),社员参与合作社活动最普遍的形式是技能培训以及社员大会,故而本文用上一年度“参与技术培训的社员比例”和“参与社员大会的社员比例”来衡量社

员参与程度。另外,由于本文中讨论的是合作社层面的社会资本而不是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因此用合作社的经营收入来代表合作社绩效。

此外,很多研究表明,合作社的地域、发展年限、社员规模、理事长的性别、教育程度、年龄、工作经历、是否党员、出资比例,可能都对合作社的绩效水平存在影响(黄晓俐, 2009),因而将所有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 (二)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浙江省农民合作社为对象,这是由于

浙江省的合作社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走在全国前列。从数量上来看,至2013年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了3.7万多家,带动农户500多万户。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数量增长的同时,规模上也得到了发展。2013年全省销售额达亿元以上的合作社共有21家,销售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有78家,销售额在1000~5000万元的合作社有843家,销售额在500~1000万元的合作社有1903家<sup>①</sup>。

本研究的数据包含了档案资料以及问卷调研得到的第一手数据。首先选择嘉兴市和台州市作为抽样地点,嘉兴市和台州市分别坐落于浙江省的东北和东部,它们的GDP水平和市场化水平相当,因此,选择之可以控制农民合作社发展水平及绩效的离散程度。台州市和嘉兴市的土地面积分别约为9400平方公里和4000平方公里,台州市有超过7000家农民合作社,嘉兴市有超过3000家农民合

作社。在进行正式调研之前,分别对嘉兴的1家合作社和台州的2家合作社进行了实地走访,并与理事长进行面对面访谈,以确定问卷中每一问题的合理性、可读性和可回答性,根据访谈结果对问卷进行了多次修改。进而从嘉兴和台州的合作社名单中随机抽取合作社,对理事长开展面对面的问卷访谈或通过电子邮件发放问卷,收集的数据包括了合作社理事长的个人信息、合作社社会资本相关数据,以及合作社组织层面的信息,包括社员数量、股权结构、利润分配等。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以及未能与样本中的部分合作社理事长取得联系,本文仅分别对嘉兴的83位理事长及台州的70位理事长进行访谈,并剔除了关键数据缺失的问卷。最终,本研究的数据库由147家合作社组成,其中81家来自嘉兴,66家来自台州。

#### 四、结果及讨论

##### (一) 社会资本对社员参与行为的影响

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回归处理,社会资本对合作社社员参与程度的影响如表2所示,该结果表明:(1)结构性社会资本对社员参与没有

显著性影响,因此假设1a不成立;(2)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社员参与技术培训有显著性影响,因此假设2a基本通过验证。

表2 社会资本对社员参与行为的影响

项目	社员参与技术培训	社员参与社员大会
结构性社会资本	0.025(0.83)	0.018(0.40)
认知性社会资本	0.046** (2.21)	0.042(1.11)
地域	-0.104** (-2.31)	0.225*** (3.20)
社员规模	-0.002*** (-4.74)	-0.002*** (-3.97)
发展年限	-0.001(-0.08)	-0.014(-1.20)
理事长性别	-0.043(-0.76)	-0.000(-0.00)
理事长教育程度	-0.026** (-2.15)	0.014(1.31)
理事长年龄	-0.006(-1.54)	-0.003(-0.73)
理事长工作经历	-0.011(-0.24)	-0.012(-0.13)
理事长是否党员	0.048(1.17)	-0.02(-0.26)
理事长出资比例	-0.001(-0.49)	0.004** -2.41
_cons	1.656*** (5.51)	0.741*** (2.63)
r <sup>2</sup>	0.352	0.41

注:\*、\*\*、\*\*\*分别表示通过10%、5%、1%的检验。下同

① 数据来源:浙江省农业厅内部统计资料

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市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这已经被很多学者所证实(Putnam, 1995; Chloupkova 等, 2003; Teorell, 2003)。本文研究则表明了认知性社会资本对于社员参与技术培训的积极作用,但是对社员参与社员大会没有显著性影响,这是符合目前我国合作社发展情况的。一方面,合作社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包括普通社员和管理者的相互信任,以及社员对合作社集体目标和使命的理解,能够促使社员参与日常的各种活动;另一方面,我国核心社员占主导地位并拥有绝对决策权的事实(liang 等 2013),导致了普通社员在决策中的话语权较低,对合作社事务的参与度较低,因而其参加社员大会等民主活动的

参与受限,甚至其参与行为并不是他们自己所能选择,这可能是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社员大会参与的影响不显著的原因。

## (二) 社会资本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

社会资本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如表3所示,各类变量分步进入模型,模型1只包含控制变量,模型2包含控制变量和结构性社会资本,模型3包含控制变量和认知性社会资本,模型4包含了所有变量。该结果表明:(1)结构性社会资本对合作社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1b成立;(2)认知性社会资本对合作社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2b通过验证。

表3 社会资本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

项目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地域	-0.910*** (-3.49)	-0.642*** (-2.90)	-0.972*** (-3.70)	-0.669*** (-2.88)
社员规模	0.004* (1.76)	0.003 (1.61)	0.004* (1.76)	0.004 (1.63)
发展年限	0.155*** (3.30)	0.147*** (3.04)	0.144*** (3.12)	0.130*** (2.74)
理事长性别	0.304 (1.02)	0.356 (1.22)	0.152 (0.50)	0.189 (0.63)
理事长教育程度	0.003 (0.04)	0.028 (0.38)	-0.002 (-0.03)	0.025 (0.34)
理事长年龄	0.011 (0.57)	0.022 (0.99)	0.007 (0.38)	0.020 (0.90)
理事长工作经历	-0.251 (-0.82)	-0.215 (-0.71)	-0.221 (-0.73)	-0.194 (-0.65)
理事长是否党员	-0.157 (-0.58)	-0.194 (-0.74)	-0.113 (-0.42)	-0.198 (-0.75)
理事长出资比例	-0.006 (-0.59)	-0.006 (-0.58)	-0.005 (-0.44)	-0.003 (-0.29)
结构性社会资本		0.354** (2.15)		0.489*** (2.71)
认知性社会资本			0.381*** (1.50)	0.342*** (2.63)
_cons	4.695*** (2.85)	3.767** (2.04)	5.093*** (3.07)	4.086** (2.24)
r <sup>2</sup>	0.434	0.456	0.428	0.464

合作社与外部交易主体和制度主体的良好关系,可以促进合作社在整合信息、资金、技术、管理等资源时获得优势,从而为合作社带来经济效益。首先,合作社与其他主体及环境的网络能够使信息的流通更加顺畅、节省信息成本。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基于关系网络的交易能够大大减少信息搜寻费用和谈判费用,因为已有的社会关系或交易经验提供了信任因素(Hagedoorn, 2006)。不仅合作社与其产品交易主体之间的交易受到该社会资本的影响,而且合作社与政府的关系亦是如此,政府往往倾向于将补贴等提供给与其关系较为紧密或

掌握信息较多的合作社。其次,关系网络的存在还能够一定程度上抑制机会主义行为(Gulati 等, 2000)。这种网络往往基于相对长期的交易基础上,因而各交易主体之间不得不避免投机行为以维持其名声和交易关系。再次,合作社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其发展嵌入于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当地社区中(徐旭初, 2005; 李婵娟等, 2013),合作社的这种嵌入性特征,使其外部社会关系的作用更加显著(Granovetter, 1985; Hagedoorn, 2006)。

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对于企业绩效的作用已经被很多学者所证实(Keefe 等, 1997; Hansen 等,

2002)。正如 Keefer 等(1997)指出,内部信任有利于减少内部各种业务的实施成本,并增加成员对企业的认同度和忠诚度。值得一提的是,Hansen 等(2002)进一步探讨了合作社内部不同的信任对于合作社经济效益的影响,当合作社提供的服务越复杂、社员的分布越分散时,社员之间的信任对合作社经济效益的影响要大于社员与管理者之间信任对于经济效益的影响,反之同理。我国合作社具有

提供服务较为简单、社员大多来自于当地乡镇的特点,按照 Hansen 等(2002)的研究结论,社员与管理者之间的信任可能起了更为主导的作用。此外,社员对于合作社集体目标和使命的理解至关重要,一方面这是合作社产生的前提,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社员的身份认同感,进而增加内部信任、减少机会主义行为(Rudd,2000; Ole Borgen, 2001; Pearson 等 2008)。

## 五、结论和启示

本研究构建了合作社社会资本的概念框架,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性和认知性两个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主要指合作社外部的社会关系网络,认知性社会资本包括内部社员之间、社员与管理者之间的信任,以及社员对合作社集体目标和使命的理解;进而以嘉兴、台州两地的 147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对象,检验了社会资本对社员参与程度及合作社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社员参与技术培训的程度受到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合作社绩效受到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

合作社的外部关系网络是影响合作社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合作社本身要在营销、信息、资金、技术等多个方面建立与其他相关组织的关系网络,而且政府也需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可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恰当的补贴或购买服务引导合作社的发展。正如有形资产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的创造和积累也需要投资,由于社会资本的产出较为定性、难以定量评估,因此需要合作社和政府持续性地对其外部发展环境和关系网络进行维护和构建。

合作社内部的信任对于合作社的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作用,这是由合作社社员所有和社员受益的组织特征所决定的。不仅社会资本的提高能够

促进社员参与技术培训等集体行动,反之,集体行动的参与也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Wollebaek 等, 2002)。多个研究都表明,我国合作社在资本参与和管理参与上较为有限(邵科,2013; Liang 等, 2013)。因此,社员适度参与到合作社的各种事务和集体行动中,增进合作社社员和管理者的信任度,提高内部社会资本的积累,可能会有利于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增加社员的合作意识及其对于集体目标的理解,也是合作社顺利发展的必需条件。由于组织规模的扩大、成员异质性的增加以及组织的资本导向的增强,合作社的内部社会资本正在流失,社员与合作社、社员与社员之间越来越缺少交流和合作(Nilsson 等 2012),而社员对于集体目标的理解和追求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员集体行动的动力,并降低合作社内部的沟通成本和项目实施成本。我国合作社中核心社员占主导地位的情形,更加需要合作社管理层将组织目标充分地传达给普通社员,以提高社员的合作意识和参与意识,社员大会和日常沟通渠道的建立,都是帮助社员理解组织目标的有效形式。另外,良好的组织文化的培养也能够帮助社员理解组织目标(La Porta 等, 1997)。

## 参考文献

1. Valentinov V. Toward a social capital theory of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Cooperative Studies* 2004, 37(3): 5~20
2. Putnam RD.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American Prospect*, 1993, 13: 35~42
3. Uphoff N, Wijayarathna CM. Demonstrated benefits from social capital: The productivity of farmer organizations in Gal Oya, Sri Lanka, *World Development* 2000, 28(11): 1875~1890
4. Chloupkova JG, Svendsen LH, Svendsen GT. Building and destroying social capital: The case of cooperative movements in Denmark and Poland,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003, 20(3): 241~252
5. Tsai W,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and value creation: The role of intrafirm network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41(4): 464~476

6. Nahapiet J. and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2): 242 ~ 266
7. Beugelsdijk S, Van Schaik T. Social capital and growth in European regions: An empirical tes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21(2): 301 ~ 324
8. Nilsson J, Svendsen GLH, Svendsen GT. Are Large and Complex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Losing Their Social Capital?, *Agribusiness* 2012 28(2): 187 ~ 204
9. Adler PS, Kwon S. Social capital: 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1): 17 ~ 40
10.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 481 ~ 510
11. Ostrom E. Constituting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994 6(4): 527 ~ 562
12. Portes A. Economic Soci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A Conceptual Overview. Portes A(Ed.),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1 ~ 41.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13. Putnam R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14. Fukuyama F. *Trust: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5
15. Tyler TR, Kramer RM. Whither trust? Kramer RM, Tyler TR(Eds.), *Trust in Organizations: Frontier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1 ~ 15.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6
16. Lyon F. Trust, networks and norms: the crea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agricultural economies in Ghana, *World Development*, 2000 28(4): 663 ~ 681
17. Misztal BA. *Tru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18. Dyer JH, Singh H. The relational view: Cooperative strategy and sourc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 660 ~ 679
19. Knack S, Keefer P.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4): 1251 ~ 1288
20. Robison LJ, Schmid AA, Marcelo E S. Is social capital really capital?,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2002 60(1): 1 ~ 21
21. Bingen J, Serrano A, Howard J. Linking farmers to markets: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Food Policy*, 2003 28(4): 405 ~ 419
22. Zucker L G. Production of trust: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86 8: 53 ~ 111
23. Leana C R, van Buren H J. 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 and employment practice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9 24(3): 538 ~ 555
24. Gabbay S M, Zucherman E W. Social capital and opportunity in corporate R&D: The contingent effect of contact density on mobility expectation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998 27(2): 189 ~ 217
25. Krackhardt D, Hanson J R. Informal networks: The company behind the char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3 July-August: 104 ~ 111
26. Arrow K J. Gifts and exchanges,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972 1(4): 343 ~ 362
27. Coleman J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 95 ~ 120
28. Granovetter M.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economic outcom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5 19(1): 33 ~ 50
29. Liang Q, Hendrikse G. Core and common members in the genesis of farmer cooperatives in China,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2013 34(3-5): 117 ~ 361
30. Putnam R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 6(1): 65 ~ 78
31. Teorell J. Linking social capital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networks of recruitment in Sweden,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003 26(1): 49 ~ 66
32. Hagedoorn J. Understanding the cross-level embeddedness of interfirm partnership form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6 31(3): 670 ~ 680
33. Gulati R, Nohria N, Zaheer A. Strategic network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21: 203 ~ 215
34. Hansen M H, Morrow Jr J L, Batista J C. The impact of trust on cooperative membership retention,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International Food and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 2002 5: 41 ~ 59
35. Rudd M A. Live long and prosper: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vision,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0 34(1): 131 ~ 144
36. Ole Borgen S. Identification as a trust-generating mechanism in cooperatives, *Annals of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ics* 2001 72(2): 209 ~ 228
37. Pearson AW, Carr J C, Shaw J C. Toward a theory of familiness: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8 32(6): 949 ~ 969



38. Wollebaek D ,Selle P. Does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contribute to social capital? The impact of intensity ,scope ,and type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02 ,31( 1) :32 ~61
39.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Vishny R W. Trust in large organiz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 2) :310 ~321
40. 徐旭初.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41. 李婵娟 左 停. “嵌入性”视角下合作社制度生存空间的塑造——以宁夏盐池农民种养殖合作社为例. 农业经济问题 2013( 6) :30 ~36
42. 徐凤江. 社会资本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影响分析. 理论观察 2013( 12) :82 ~83
43. 邵 科.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参与:内涵、特征与作用机理.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44. 仲 亮. 农民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新任信任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45. 黄晓俐.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研究. 四川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作者单位:梁 巧,吴 闻,卢海阳: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杭州,310058;

刘 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农村经营管理站,314000)

责任编辑:李玉勤

research object ,combined with China’s rural public products supply for more than 30 years of actual effect from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of effectiv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product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value ,policy evolution process ,policy implementation effect ,such as three dimensions ,the problem of effectiv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policy analysis. Study found: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increasing effectiv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status ,coverage of public finance rural gradually expanded ,the scope of supply scale growing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rmers and rural developmen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of Government in Transition of Institution Supply for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 *YUAN Yuan*( 51)

**Estimating Rural Poverty Line in China: An Alternative Method in Perspective of Nutrition** ..... *ZHANG Xiaoni ZHANG Xuemei LV Kaiyu and ZHANG Chongshang*( 58)

Rural poverty line is the crucial rule for estimating the poverty depth and population. Even at present ,the view has practical meanings to regard poverty line as the minimum level of expenditure on the amount of the minimum charges of the necessary living goods and services for satisfying people’s basic needs of minimum survival. Based on such principle and statistical income data of rural household groups over the period of 1985-2009 ,the paper simulates and estimating rural poverty line in China using the fundamental poverty measure index namely food nutrition and the Matlab software. Similar with previous research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for a long time both the poverty line and poor population in rural China has been underestimated. However ,the gap between the new poverty line issued on November 19 2011 and the poverty line estimated by us has narrowed largely.

**Relations between Rural Road Investment and Farmers’ Income Growth in China: Case Study in Ninghai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 *TONG Qiong and LI Hui*( 65)

**Impacts of Social Capital on Member Particip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Farmer Cooperatives** ..... *LIANG Qiao WU Wen LIU Min and LU Haiyang*( 71)

This study formulates a framework defining social capital and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in terms of structural dimension and cognitive dimension.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external social networks of a cooperative ,while the latter is the trust between members and between members and managers ,as well as members’ understanding of collective goals and missions of the cooperative. Th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n members’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activitie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farmer cooperatives is then examined ,based on a database comprised of 147 farmer cooperatives from Zhejiang’s Jiaxing and Taizhou. The results display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bers’ participating in technique trainings and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social capital ,while performance of cooperatives is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both structural and cognitive dimensions of social capital.

**Group Size and Development of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Based on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 *YANG Guanghua HE Donghang and ZHU Chunyan*( 80)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implies the objectives and tasks of collective action cannot be subdivided. There is no obvious connection between group size an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of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Large and small-scale cooperatives may sound develop. Small-scale cooperatives have certain advantages of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The extension of group size does not definitely have an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and may form economies of scale and economies of scope.

**An Empirical Study on Rural Land Contract Adjustment by Villagers Group Data** ..... *KONG Tao Jonathan Unger and LIU Pengling*( 87)

---